



程
史
後

15
1549
4



門 15
號 1549
卷 4

程史卷第十三六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海虞毛晉子晉訂

范碑詩跋

趙履常崇憲所刊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後見跋卷
廼太府丞余伯山禹績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
是邦慨然爲之經理舍館遂遣二子滋許從之游時黨禁甚嚴
士大夫例削札掃迹惟若著敏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
執諸生禮一日攜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
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
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
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者敬嘆若著滿秩持歸上饒家
居寶藏之再世故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

其子子壽鑄爲四明制屬攜之笈中之官樓攻媿見之爲作詩
曰宜人初謂宜於人菜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斤
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恤罪咎深相親哀哀不容處
城闈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携紙句奇畫引筆行墨生煙雲南
方無書可尋問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
非張巡巖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母曾啓問
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旣衰筆有神我聞此
書久欲見摹本尙爾况其真輟君清俸登堅珉可立懦夫羞佞
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蹟呈似攻媿迺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治
錄里士俞惠叔疇詩一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羣雛擅天
網手驅名流入鈎黨屯雲蔽日光無卯金神器春冰上汝南
節士居危邦志剗蕭艾扶蘭芳致君生不逮堯舜死合夷齊俱

首陽千年興壞真暮旦殷鑒詎應如許遠安知後人哀後人又
起諸賢落南歎宜州老子筆有神蟬蛻顏揚端逼真少模龍爪
已名世晚用雞毛亦絕人平生孟博吾尙友時事駸駸建寧舊
胸蟠萬卷老蠻鄉獨感斯文聊運肘老子書名橫九州一紙千
金不富疇此書豈但翰墨設心事恨關百憂人言老子味禪
悅疾惡視滂靈爾切須知許國本精忠不幸爲滂甘伏節九黨
莫作令人悲遺墨敗素皆吾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靈原
籍碑二詩明白痛快足以弔二老於九垓之期矣獨惠叔末章
頗傷峻厲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詩曰小春晝日如春晚飲罷披
圖清興遠夜光照屋四座驚金薤銀鈎真墨本當年大史謫宜
州腸斷梅花樓戍樓拾遺不逢東道主翰林長作夜郎囚蠻煙
瘴雨森鉄鉞更值韓盧搜兎窟老色上面歡去心惟有忠肝懸

日月郡丞嗜好殊世人投箋乞字傳兒孫平生孟博是知己筆
下寫出精神騫興亡萬古同一轍黨論到頭不堪說刊章下郡
漢道微清流入河唐祚絕先朝白晝狐亦鳴正氣消盡邪氣生
殿門斷碑仆未起中原戎馬來縱橫生蛟入手不敢玩往事淒
涼重三歎蘭亭瘞鶴徒爾爲好刻此書裨廟算牛腰軸雖大詩
之者惟此三人柴作亦佳特未免唐入所謂昌黎淮西碑猶欠
冒頭不得之戲耳伯山前輩老成嘗爲九江校官余又及同班
行子壽世科今爲鎮江外轄蓋方鄉用者

○晦庵感興詩

朱晦翁旣以道學倡天下涵造義理言無虛文少喜作詩晚年
居建安乃作齋居感興二十篇以反其習自序其意斷斷乎皆
有益於學而非風雲月露之詞也余從吾鄉蔡元思念成誦得

之其序曰予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
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
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
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爲高也
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
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旣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
云一曰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
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
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二曰吾觀陰陽化升降
八紘中前瞻旣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
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三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
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

山含暉神光燭九垓立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四
日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
朶隨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驚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
窮轍迹不有所招詩徐方御辰極五日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
夷况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立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
以陪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尙爵珪士章久已喪何復
嗟歎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六
日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旄沈忠良青青千
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
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無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
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
千載徒悲傷七日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

宜昏風塵聚瀆大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向
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
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
蒙八日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
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齊戒
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率九日微月墮西嶺爛然
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
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
寂感無邊方十日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億萬世
立人紀猗歎歎日躋穆穆敬止戒癸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
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十一日吾聞
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立渾周一

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隕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
勤行當不息敬守忠彌敦十二曰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
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
龍門有遺歌十三曰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
錦思尙綱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
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十四曰元
亨播羣品利貞固蠱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
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十五曰飄飄學仙侶遺
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
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
道偷生詎能安十六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
梯接凌空虛顧眄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淨

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十七曰
聖人司教化翼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叙旣昭
陳人文亦褻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
倫魁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十八曰童蒙貫義正孫弟乃其
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洒擁篲周室堂進趨極
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耆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羸誕時行
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十
九曰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侍恭惟
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
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二十曰玄天幽且默仲尼
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
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曰子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

奇功收一原馳騁今古剝華反實斯可謂志之所存者具中二
篇論二氏之學猶若有輕重有無之辨晚學恨不得撰杖屨以
質疑焉

武夷先生

建中靖國初有宿儒曰徐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於時然持
論與時大異曾文肅布惡之嘗具詆先烈人姓名陳之乙覽常
列其間然未有以罪也曾市肆有刊武夷先生集者廼常所爲
文文肅之子糾適相國寺偶售得之首篇乃熙寧間上王荆公
書詆常平法者紆以置几案間不爲意文肅偶入覺舍見之袖
以入明日遂奏榻前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特沽流俗之名耳
言者從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蹭蹬徐嘗有教子詩曰詞賦切宜
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其措意如此宜其與文肅異也

○任元受啓

秦檜秉權浸久植黨締交牢不可破高皇淵嘿雷聲首更大化
懲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樞鵬舉于外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
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居下僚好慷慨論事聞其除亟以啓賀之
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
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爲憲臣昔雖稱於
雄劇比歲或乖於選論汚我霜臺賴公雪恥輒陳管見少助風
聞靖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
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
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
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峻立刑誅
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

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顛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政府樞庭之有關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搏吠已憎踈鴛鴦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勢利豈止於子孫而爲臣仰奪造化之鑪錘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致學官之獻佞假題日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爲其孫就試之讖旋從外幕擢置中都冀招致於妖言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旣乏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睿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罰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爲上言莫

如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權於中宸卽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益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寢隆故四海之責望尤備願言彈擊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言人之故事章仁約自稱鷓鴣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問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曆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譖語諒非方正之樂聞側聽褒貶別當修致湯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顏爲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瞻落盡言其助也任字元受有集名小醜楊誠齋爲之序仕亦不大顯余先君手抄其啓雜俎中

○水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中都燕李奉寧坐上客曰葉知幾者官天府與焉葉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携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斷紋鱗繞制作奇崛識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題銘曰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瓌餘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又書大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斲鳳沼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李以質於葉葉一見色動掀髯歎咤以爲至寶客又有憶誦渥水燕談中有是名者取而閱之銘文歲月皆昭合良是葉益自信不誣起附耳謂主人曰某行天下未之前覲雖厚直不可失也李敬受教一償百萬錢鬻者撐拒不肯曰吾祖父世寶此將貢之上方大璫某人固許我矣直未及半渠可售李顧信葉語絕欲得之

門下客爲平章莫能定余覺葉意知其爲贗旁坐不平漫起周視讀沼中字皆歷歷可數因恃其所失乃以袖覆琴而問葉曰琴之嫩惡余姑謂弗知敢問正元何代也葉笑未應坐人曰是固唐德宗何以問爲余曰誠然琴何以爲唐物與譚起致請乃指沼字不之曰元字上一字在本朝爲昭陵諱沼中書正從卜從貝是矣而貝字闕其旁點爲字不成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前天聖二百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此理是蓋爲贗者徒取燕談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熟於用而忘益之且沼深不可措筆修琴時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字固可識又何疑焉衆猶爭取視見它字皆煥明實無旁點乃大駭李更衣自內出或以白之抵掌笑葉漸曰是猶佳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彊薄壽頓損直十之九得焉鬻琴者雖怒而無以辭也它日

遇諸途潁而過之今都人多售厚物人或贊燬隨輒取贏焉或徒取龍斷者之稱譽以爲近厚此與攫畫何異蓋真敝風也

○選人戲語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醮集多用之嘉定初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爲古冠服數人游于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蒞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即某其人也官爲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益即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咤以選調爲淹抑有愆愆其旁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第蓋叩十哲而受教焉如其

言見顏閔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騫蹙額曰如之何何必改覓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改衆慙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聞者至今啓顏優流侮聖言直可誅絕特記一時之戲語如此

陳了翁始末
 陳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時為右司員外郎曾文肅布敬之欲
 引以附已屢薦於上使人諭意以將大用之了翁謂其子正彙
 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
 為我書且曰郊恩不遠恐失汝官奈何正彙再拜願得書了翁
 喜明日持以見文肅于都堂適與左司朱彥會待於賓次朱借
 讀其書動色既見文肅果大怒嘻笑謂曰此書他人得之必怒
 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了翁退即錄所上文肅書及日錄辯
 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昨詣尙書省投書蒙中書相公面諭
 其詳謹謹所論為元祐淺見單聞之說兼言天下未嘗乏才雖

程史卷第十四五則

相州岳州亦齋著

○陳了翁始末

海虞毛晉子晉訂

有十書布亦不動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具申御史臺乞賜
彈劾外伏乞敷奏早行竄黜遂出知泰州鄒道鄉在西掖救之
不從上臨朝謂文翰曰瓘如此報恩地耶又曰卿一向引瓘又
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議論卽今日如何文肅愧謝初議竄徙
韓文定爲首台陸農師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誠過當若責之則
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謫乃薄余謂前輩名節之重身
蹈危機不復小顧申省公牘百載而下讀之凜凜有生氣余卅
角時先夫人教誦古今奏議謂足壯他日氣節此書與焉今尙
憶其全文曰瓘聞之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
子路問過則喜所以爲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百世
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
福及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然謂閣下無過則

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
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
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
上閣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瓘去年
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所守無爲奉行朝廷詔勅乃知天
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者看詳內降劄子
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
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閣下乃違志壞
事以爲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
効之速者尤在於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石曹之所守
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
彌縫壅蔽人未敢議他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

下閣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臥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以知天下億竭而恬不恤廣竭因壞先政因務蔽蒙閣下欲辭其過可乎瓘比緣稟事聞閣下之言指尙書省爲道揆之地瓘謂閣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預乎兩日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彊之應亦閣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人心憂懼邊陲壞敗國用耗竭而閣下方且以爲得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閣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

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負恩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閣下事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瓘得牽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母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脅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閣下未許其去者閣下必有以處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諭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眷之恩至深至厚瓘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閣下也閣下深思而已瓘不

敢供要職取煩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閣下留聽幸甚前書
尊堯集表蓋與此互見始末讐諛立懦不厭屢書也正彙是似
益可嘉後竟坐罪流削坎壞不自悔云

八陣圖詩

瞿唐灩澦天下至嶮每春夏漲潦砂磧巨石如屋者皆一夕隨
波去獨諸葛武侯八陣圖歸然歷千古獨存議者謂有神護紹
興中蜀士有喻汝礪者持憲節來治于夔趣召過郡與夔帥宴
江上謂是圖源委風后表而詩之自爲序曰夔帥任子野以人
日置酒江瀕觀武侯八陣圖諸公皆云八陣自武侯始捫郾先
生獨謂不然乃作古風示之庶幾諸公知八陣之所由起其詩
曰魚復江邊春事起萬點紅旗颺清泚主人元是劉夢得載酒
娛賓水光裏酒闌放脚步沙磧細石作行相靡迤臥龍起佐赤

龍子天地風雲入鞭箠蛇盤虎翼飛鳥翔四正四奇公所壘當
時二十四萬師開門闔門隨臂指幾回嚇殺生仲達往往宵遁
常騎冰海中僊人丈二履相與往來透玉趾笑云此公大肚皮
龍拏虎擲堆胸胃江頭風波幾剗蕩斷岸奔峰俱披靡陽侯鑿
戰三峽怒祇此細石吹不起晉大司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
尾幙中矧矧何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獨有老奇癩見之
歛袂三嘆喟頗知此法自元女細與諸公剖根柢君不見風后
英謀儘奇詭龕定蚩尤等蜉蟻漢大將軍親閱試四夷聞風皆
褫氣馬隆三千相角倚西羌茸落牙鬚而公於此出新意蓋
世功名無第二不知何處著雙手建立乃與天地比河圖洛書
亦如此堂堂孔明今未死我門生人如死人老子不作一件事
却被獼猴坐御床孰眎大王出居汜既不能躡穿膝暴秦王庭

放聲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斷脰決腹死社稷滿地淋漓流腦髓
美宅安晉温太真壯宅霸越會稽蠡八年繆戀飽妻子灑涕東
風肉生髀斑斑猶在杲卿髮離離未落張巡齒愛惜微軀欲安
用有臣如此難準擬雖然愛國心尚在左角右角頗諳委二廣
二矩及二甄春秋所書晉所紀况迺東廂與洞當復有青龍泊
旬始淫淫陳法有如許智者舍是愚者蔽此圖昔人之芻狗參
以古法行以已偏爲前距狄笑之制勝於茲亮其豈爾朱十萬
破百萬第顧方畧何如耳嗟我去國歲月老渺渺赤心馳玉辰
可憐阿怪財女子而我未刷邦家耻屬者買舟瀘川縣扣船欲
泛吳江水赤甲山前春雪深白帝城下扁舟艤胡爲於此久留
滯細雨打篷愁不睡剽聞逆雛犯淮泗陛下自將誅陳豨六師
如龍賊如鼠殺回屋瓦皆蜚墜距黍直射六百步虜尸蔽江一

千里哀哉獼猴大癡絕垂死尙恃虞帝七那知光武定中興要
把中原痛爬洗君不見陛下神武如太宗萬全制陳將平戎倚
問獻馘平江宮坐使四海開春容六駢環自江之東光復舊京
如轉蓬蜀花千枝萬枝紅輒莫取次隨東風奇癩跟腦醉冬烘
東向舞蹈壽廼翁醉醒聊作竹枝曲乞與鸞鶴歌巴童噏三喙
人靖康初爲祠部外郎僞楚之僭集議秘省簪弁恇懼噏獨捫
其鄰曰此豈易屈者哉即日掛冠去於是以捫膝目號有集十
四卷它詩文嶮恠挺絕皆稱是劉後溪光祖實序之焉

開禧北征

開禧丙寅五月王師北伐有詔發鎮江總司緡錢七十萬犒淮
東軍命官宣旨軍前宣臺檄余往時鑿旗架入未有所底傳聞
叵測人皆憚行文移峻甚余不敢辭遂浮漕河而北次楚道北

神登海舟以入于淮天方暑夜碇中流海光接天星斗四垂回首白雲之思惻然悽動至漣水城已杳蕩六軍皆露宿獨餘軍學宣聖一殿歸然瓦礫中余謁宣參錢温父廷玉方病臥一板門上在十哲之旁視像設皆左衽相顧浩嘆遂至金城海舟之行雙桅舞風舫幾入水稍轉則反之未嘗正也歸復道洪澤龜山至盱泗招撫郭倪招宴泗之凝雲樓樓據城而高城不甃址以石北望中原無龍斷焉樓之下爲廳事後有屋三楹榜曰金蘭堂方積筥充棟榜青牌金字乃一士人書不知虜法何以不禁也郡治陋甚僅如江浙一監當衙宇耳虜法簡使大抵如此聞之淮人云此乃承平遺規南渡以後州郡卑體始增侈既涉淮迄事歸而王師失利潰兵蔽野下泣聲不忍聞皆傷痍或無半體爲之潸然間有依余馬首以南然不可勝救也是役也殿

司兵素驕貫於炊玉不能茹糲食部餽者復幸不折閱多雜沙土軍中急於無糧強而受之人且莫給飯二孟沃以炊湯多棄之道復負重暑行不堪其苦多相泣而就磬道旁逃屋皆是臭不可近地多智井亦或赴死其間每憇馬一汲輒得文身之皮浮于桶面間以井滿不可汲余暍甚不復能勺徒勺酒烹雞而薦之既還南徐官下以蘊熱飲惡下利幾三月乃甦余嘗以塗中所作詩篇爲錄曰北征多寓見其間特不詳所歷暇日回思少年氣銳直前不懼者爲之心折因書梗槩以起髀肉之悲

泗州塔院

余至泗親至僧伽塔下中爲大殿兩旁皆荆榛瓦礫之區塔院在東廂無塔而有院後以土石甃洞作兩門中爲巖穴設十百應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左衽余以先妣素敬釋氏奉

其一于笈中以歸殿上有十六柱其大皆尺有半八觚巴黠淡如暈錦正今和州土碼礪也和之產紹興間始剖山得之不知中原何時已有此前六條特異皆晶明如纏絲承梁者二亭皆丈有六尺其左者色正紅透時暑日方出隱柱而觀燁然晃明天下奇物也泗人爲余言唐時張刺史建殿而高麗有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龜硤露云舊有碑載其事今不存莫詰信否塔有影前輩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于城中民家亟往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殊不可曉或謂影之見爲不祥泗尋蕩棄豈其應歟殿柱間郭倪欲載以還維揚今不知何在

二將失律

王師始渡淮李汝翼以騎帥郭倬以池田俊邁以濠分三軍並

趨符離環而圍之虜守實欲迎降忠義敢死已肉薄而登矣我軍反嫉其功自下射之顯陣者曰是一家人猶爾我輩何以脫於戮始復爲備符離一尉游徼于外不得歸城外十里間有叢木尉兵依焉我之餉軍者輦過其下招司不夙計征丁于市人皆無衛部運官吏多道匿無與俱者尉鳴鼓餉者盡棄而奔則出于木間聚而焚之已輒歸三將無覺者但怪糧不時至居數日而士不爨矣初取泗無攻具夜發盱眙染肆之竿若寺廟之剝爲長梯以登泗本土堙又無禦者幸而捷忠義與軍士已爭功而譁及是復不攜寸木往居泗一月而後之宿宿聞有我師以其帥府命先交積清野待砲械無所取辦敢死又已前却乃坐而仰高搏手莫知所施汝翼之至也舍于城南有方井之地夷坦不宿草軍吏喜其免於崇薙也而營之會夜暑雨大作營

乃故積水卑窪處草以浸死元非可頓兵也平明帳中水已數尺軍飢遂先潰二軍不能支皆掃營去改塗白蘄縣歸入城少憇而虜人坐其南門覆諸山下矣兵出方半縣門發屋者皆架石以投人我軍幾殲焉大酋僕撒字董者使謂汝翼曰田俊邁守濠實誘我人而啓釁端執以歸我我全汝帥汝翼不敢應池之帥司提轄余永寧者聞之以告倬曰今事已爾何愛一夫而不脫萬介之命乎倬憮然頷之永寧傳呼召俊邁計事至則毆下馬反接俊邁厲聲呼倬曰俊邁有罪太尉斬之可也奈何執以與虜倬回顧汝翼俱不言第曰永寧使速行俊邁脫手自扼其喉卒復斂之俊邁有二馭者亡其名實在旁不能救泣而逃虜既得俊邁折箭爲誓啓門以出二將猶刺其後騎免者不能半焉輕騎全盱眙幕府自歸余時適至二將舍玻璃泉也傳呼

揚揚自若倬蓋招撫倪之弟也意右之招余言頗自文欲繫以歸于宣臺議既定問余何以處余曰大義滅親正典刑以全門戶上策也使它日朝廷欲勿行則失刑矣何以馭軍行之則失恩矣何以待招撫倪勃然變乎色不終席而揖余以湯招幕有與余厚者退而咎余言太峻余笑不答遂登舟以歸倬未行客有獻計於倪者曰軍方敗事未宣也繫而歸之其間愈章遂庇弗遣余歸病中得邸狀汝翼倬俱薄謫湘湖間意泯熄矣居亡何有旨命大理正喬夢符卽京口置獄推俊邁事皆莫測所以發旣乃聞余永寧者適以事至宣司遇俊邁之馭執之呼冤丘樞訊焉得其情以事已行不欲究第杖永寧脊黥流海島倬之弟僕輕佻人也好大言聞永寧得罪而怒實不知其事之出於倬妄謂不然以訴于平原平原謂之曰平反易耳第萬或一然

國有常憲彼時何以爲君地不如姑已僕固稱村請直之喬遂
來復道永寧子道俱下吏左驗明甚九月獄具永寧磔死倬棄
市從者皆論極典汝翼以不出語得減死竄瓊州復劾其匿軍
帑之罪籍其家貲俊邁家賜宅予官時倪猶帥揚上親灑宸翰
慰安之龍舒守章以初升之方待次居京口因至揚倪泣謂之
曰岳監倉在否爲我謝之愧不及先知之明也至冬倪亦以怯
懦罷遂謫南康嘉定更化與僕俱流嶺南貲產隨所在入之
僕蓋又儀真喪帥之將也倬之罪不及汝翼倬嘗爲建康副帥
在廬輕財勇往遷池不數旬卽出兵於艱難中頗得士卒心方
潰時不得已俱至蘄猶力戰獨以一諾懼禍汝翼嘗爲九江帥
刻剝無藝軍士甚貧者日課屨二雙軍中號爲李草鞋其遷馬
帥也船發琵琶亭塗人咸詬而提擊之旣敗猶取馬司五萬緡

歸其家焚其籍倬死之後喬再入院鞫賊罪兼旬而竟僅得不
死人猶以爲幸也明年有自虜逃歸者云見俊邁尙在虜蓋不
殺或謂郭氏實倡言以自道莫可致詰倪倬僕皆棗杲果之諸
子浩之孫世將家寵利益溢進不知量墮其家聲云

程史卷第十五八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海虞羊晉子晉訂

○淳熙內禪頌

中興三朝授受之謐迨熈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逢盛際濃墨
 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不多見三松王才臣子俊
 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嘗作淳熙內禪頌一篇其文瞻蔚典麗
 余甲戌歲在九江才臣自蜀東歸嘗訪余而出其藁其文曰惟
 皇上帝簡在宋德誕集大命于我藝祖厥初造草昧相時之黔
 淪胥于虐浮頤沈頤靡所底定其孰躋之繫我昆恃寧濡我躬
 俾卽于夷塗匪位之懷我圖我民匪天我私惟我有仁八聖嗣
 厥理益以厚厥澤動植是洽堪輿是塞叶氣茲有羨以溢于罔
 極計其攸鍾是必有甚盛德使之橫絕古今焜焜典冊而後天

程史

卷十五

之報施乃不爽厥則惟我高宗克靈承于茲屬時陽九天步用
艱犬羊外陵狗鼠內訐民罔奠居皇綱就淪惟我高宗克宏濟
于茲左秉招搖右提干將灑掃函夏復壽炎茲惟難能哉典
時神天歷載三紀民生春熙治象日舒會靡是居俾聖嗣是荷
茲惟難能哉惟我壽皇紹大歷服聖謨無所事改慮我則闡之
俾益光聖治無所事改爲我則熙之俾益昌志靡一不繼事靡
一不述我興問寢明星在天我往視膳麗日在戶起敬起愛用
家人禮祀越二十八會靡間厥肇思篤于親爰釋大位高宗神
孫伊我聖子我是用禪先後惟一軌皇乎休哉窵古之茫赫旨
大鴻禧麻繩書不可攷也已義圖炳文民用有識孔刪自唐登
載益煥惟堯聖神談者稽焉蕩蕩巍巍匪天弗則遜于虞媯首
出帝典重華是仍亦以授禹由妣以降阜返于古初或以謂臣

堯舜禹之事懿矣揆之於今其可儼歟臣曰奚直儼之耳堯陟
元后七十載遭時不易泮水滋傲才者十六未宣乃庸凶族有
四未麗于辟日叢萬微以悴于厥衷式時元德歷試罔不績主
祭賓門天人交歸焉于廟受終夫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
歷載各三十宅帝卽真又三十有三稽圖揆齡九秩式有衍脫
躡萬乘茲非其時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我壽皇春秋
六十有三黃屋赤霄委而弗留從容退居靡俟大耄以今准昔
其決孰需焉以虞易唐媯變而妣惟械予位屢歷釋厥負乃若
爲天子父以天下養後世無傳焉惟我壽皇聖孝孔時力靡遺
餘愛敬旣究熙以鴻號錫貞湛恩燕及人老鉅典盛儀輝赫萬
世惟我皇上聿駿前躅日肅輿衛來覲來省翼翼如也愉愉如
也以昔視今其孝孰隆焉故曰奚直儼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

引正符等篇其事至末矣侈于麗藻以揆不朽矧今宏休軼于古始頌聲弗宣不其缺歟作宋一經以駕帝典顧瞻朝著將有人焉臣賤不敢與茲事堯極立民康衢有謠載在萬世不以賤廢臣誠不佞請試效之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太初冥冥孰究孰營義儀圖之靡麗于成有聖惟勛疏之淪之斧其不條而荒度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勛以不有乃遜于華與世爲公何以告之曰允執其中華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紹以共闡厥盛皇皇惟天而勛則之絕德與功紹者克之我瞻我稽閱世惟千泯泯發發曾皇闡厥藩天將開之必固培之厥培以豐古尚克回之豈惟回之視培淺深軼而躡之視我斯今粵歲己酉二月壬戌天仗宵嚴彤庭曉蹕穆穆壽皇如天斯臨羣后在位奉承玉音曰予一人實倦于勤退處北宮以篤于

親赫是大寶界我聖子聖子惟睿天命夙以啓不吝于權蓋居乃功釋焉不居惟壽皇之公壽皇之公其孰發之念我高宗中心怛之始時春秋五十有六嚮用康寧以燕遐福亟其與子于密退藏其子爲誰繫我壽皇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于于國是益孳生齒益蕃于野于朝肅肅閒閒聖子重暉如帝之初於千萬年曾靡或渝孰條不根孰委弗源念我高宗允遜孔艱匪高宗是懷藝祖之思洗時之腥仁涵于肌靈旗燄燄平國惟九其酋既貸矧彼羣醜吾子吾孫吾士大夫毋刻爾刑顧質之書爾有嘉言爾則我告我賞我勸如彼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詩書維彼槐庭謂匪儒弗居列聖一心諱兵與刑維顛言是聽惟大猷是經鍾我高宗啓我壽皇爰及聖上篤其明昌惟是四條式克至今藝祖高宗壽皇之心匪時匪今振古之式

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帝開明堂白辟來賀四夷攸同莫敢或
訛不肅不厲不震不竦焯其舊章貽我垂拱勛迫大耄乃禪于
華華遠陟方俾夏建厥家孰如高宗及我壽皇與齡方昌而逮
晦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逮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孰如我
皇惟德崇崇顯號鴻休蔚其並隆維時壽皇萬壽無疆日三受
朝袞冕煌煌維時皇上治益底厥極親心載寧萬邦以無斃萬
姓謳歌于室于塗微臣作頌以對于康衢又白作序其後謂元
次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蓋帝王之世以
詩頌爲一件最緊切事專設探詩之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時教
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則有頌祀四嶽河海則有頌講
武類禡則又有頌薦魚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既不
甚經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

宗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
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
傳示無極韓碑一爲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使俳諧淺陋讀
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爲役亦詎
敢謂能文然所述淳熙內禪頌鄉曲一二鉅公皆盛有所稱道
以爲可以庶幾古作者墮在山林無階上徹蓋十有六年于茲
屬者士大夫或慕之俾自附於東漢傅毅之義上表投進亦試
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恐有干澤之嫌以召簡書朋
友之譏亦不果進也顧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蓋帥誠齋
誠齋亟稱其文又發而爲文自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
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
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崛奇層出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

不論也小技如尺牘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
挾希世之寶而未應時之須可爲長嘆息等語嘗游京師上史
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况階薦得官初任徑爲成都帥幙
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愛莫助之圖

建中靖國初韓文定忠彥當國黨禍稍解天下吐氣鄧洵武爲
起居郎乘間以紹述熙豐政事爲言上意雖不能無動而未始
堅決也鄧氏有位中丞者曰縮成都人在熙寧初倅寧州嘗上
言陛下得聖臣行青苗良法臣以寧州民心歡悅者占之天下
可從知矣惟陛下堅守勿變毋惑流俗王荆公喜薦於上遂階
召擢是時蜀士在朝者咸唾罵之縮有唾罵從汝好官須我爲
之語洵武蓋其子也自度清議必弗貸且有駟不及舌之慮懼

文定知之未知所以回天者憂形於色有館客者聞之獻計曰
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韓琦實嘗沮之爲條例司所駁先帝
以其勳勞弗之罪今忠彥得政而廢新法是忠彥能紹述琦之
志也忠彥爲人臣尙不忘其父上爲天子乃忘其父兄耶誠能
以此爲上別白上必感動洵武喜謝不及造膝如其言玉色愀
然亟俞之於是崇甯改元天下曉然知其意矣洵武復進一圖
曰愛莫助之圖以豐祐人才分而爲二能紹述者居左惟溫益
而下一二人而列於右者皆指爲害政蓋舉朝無遺焉於左列
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謂非相京不可上覽而是之洵武亦馴
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擢國之禍胎靖康僭夷之酷者此
圖也初神宗旣用荆公隨亦厭之縮薦荆公之子雱宸筆中出
以縮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虢

州夫洵武以左史薦宰相以庶僚變國論可謂不循分守者矣
是以似之者歟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平原之權遂
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大學生敖器之
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
無地歸姬且魚蝦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
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乃
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進士第今猶
在選調中

楊良議命

蜀有楊良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瞽而多知白云知數言頗

不碌碌其得失多以五行爲主不深信珞琰諸書嘉泰辛酉來
九江太守易文昌被留之徧見郡官余適在周夢與坐上時韓
平原得君權震天下夢與因扣以所至良屏人愀然曰是不能
令終夫年壬申金也申爲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金之剛者莫
加焉目曰劍鋒從可知矣是金不復畏它火惟丙寅能制之蓋
支干納音俱爲火而履於木木實生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窮雖
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兆已
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己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
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多疑其丙寅歲病死
以爲不可再值其實不然蓋火炎金液外強中乾以剛遇烈赫
赫然天地一鑪藉萬物一橐籥孰可鄉邇是年顧當兆禍耳未
疾顛也年運於卯火爲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

受物也大非盡其用弗可一陽將萌直其時乎夢與相顧動色
謹志之册弗敢言及余官鎮江偶遇之適林總卿祖洽來餉軍
興檄吳江袁丞韶入幕丞登科人有雋才余問其命曰辛巳丙
申丁亥壬寅余謂亦俱在四孟而丁壬丙辛皆眞化且於格爲
天地德合尤分明遂扣良前說因以爲擬良作而曰惟其大分
明所以非韓比特二化氣皆生韓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
旣而良言皆大驗乃歎其神袁近歲以薦者改秩爲宰蓋方晉
未艾也

○獻陵疏文

獻陵嗣位未幾而有狄禍躬蹈大難以紓京邑之酷天下歸其
仁炎興中天八駿忘返高景山初以計聞朝野縞素皆有攀龍
髯泣烏號之痛任元受時爲下僚率中原搢紳爲位佛宮以致

哀焉作疏文二篇以叙其志文澹意眞讀者洒涕其一曰時巡
萬里羣心久阻於望霄歲閱二星凶問奄傳於馳驅哀纏率土
冤薄層空臣等跡忝簪纓心增荼蓼從君以出始慙晉國之亡
臣御主而還終愧趙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摧殞何窮嘗聞無罪
而殺一夫尙復有辭而請卜帝矧茲二紀喪我兩君義不戴天
扣九關而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仰干
龍象之馭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夙躋上聖遽辱多艱嗣服
幾年躬勤庶政屈尊絕域本爲生靈已深露蓋之嗟更劇棘車
之痛遺弓安在鴻几莫聞熏修唯藉於佛乘升濟式資於僊駕
恭願神游超越睿識圓明區脫塵空來卽寶華之法會兜離響
滅常聞金鼓之妙音更冀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世
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僊馭寶空載

嚴遐薦江筵徹席更罄餘哀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臨千仞之淵水脫羣生於塗炭皇天降割畷土告終萬乘墨綵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素咸聲義帝之寃自憐踈迹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憑妙果式助神游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名爲善寂萬有皆空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滅然後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元受上湯中丞啓珂固嘗書之義不忘君直不蔽姦忠信之至也徽祖上賓洪忠宣蓋嘗於燕京憫忠寺肆筵以奠是時方身縻共境若於郡國禮制之外因心薦嚴雖前無此比亦不失臣子盡誠之誼云

李敬子

南康屬邑曰建昌修水經焉元祐尙書李公擇常居其上宗派

皆承素業以儒名有曰敬子燔者登進士第爲禮部易經魁授岳陽郡博士其祖母黃氏死敬子請解官與諸叔俱行喪義聲振一時旣復分教襄陽武帥某者敬禮之敬子獨不答適郡有醢敬子預坐問言及歲薦事寮屬咸起喞喞帥曰郡有賢儒爲師楷詎可舍不薦皇及其它敬子作曰燔之無功名念久矣此決不敢當帥怒罷酒然終欲牢籠之敬子岸然弗屈郡庠有櫺星門居營幕之左昏夙啓閉之不時軍士以爲病請於前校官削學地置軍門旣數載矣敬子顧必復之軍吏謹叟不服上之府帥乘此欲擠之文彬頗侵學官敬子解其意一夕解印綬遁去城闔以狀曰帥徑以聞且劾擅去官守有詔免所居官敬子旣歸躬鋤耒其樂不改治廟祀裁古今彝制爲通行家事繩繩有法度築室曰耕讀以待學者橫經其間士爭趨之輿議亟稱

其賢嘉定辛未詔除大理司直朝路欣欣望其來敬子力辭且曰燔苟固丘園非所學特冒焉立朝懼越其分請得以幕議贊澄清之最遂添差江西漕屬方其居鄉時士子向風不遠千里至晦菴朱先生在建陽敬子實師承之其源流蓋有自云

黃潛善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驛書聞朝廷徽祖爲之側席時方得燕兵端釁日侈上心向闌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彗星之異張商英勸朕畏天戒更政事雖復作輟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房於是時事危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乃沒其實以不害間天意遽回六月詔天下起免夫錢圖卒固燕黃驟遷戶部侍郎建炎中興

復以攀附致鼎軸殺陳東毆陽徽逐李忠定綱撤備納寇皆其爲也維揚渡江以糴餼賜罷迹其阿諛患得之心蓋已見於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拂膺

郭倪自比諸葛亮

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在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撓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意蓋以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爲少年戲劇妄標置耳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從憑真以爲臥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狹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邪陳景俊爲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

馬則以煇公衆咸笑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
兩句然後知所聞爲不誣也傳既潰于符離僕又敗于儀真自
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法傳師爲法曹好謔適在坐謂人
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將罪之會罷去
遂止傳師豪士以恩科得官依錢東岩之門不佞心願宦督府
嘗欲舉以使虜而不克遣終老於選調云

唐迨朱元稗官野史盈箱溢篋最著若朝野僉載程史較畊
錄者不過數種人尤膾炙程史命予刻入史外函中以補正
史之缺予意不然亦齋捉筆豈不能如歐陽永叔別立一番
公案乃圖識神恠街衢瑣屑之類都率筆書之正欲後之讀
是書者於遊戲謔浪時不忘忠孝本性其一種深情妙手可
以意逆而不忍明言者意或有在矣至若鄂王肝膽事跡載

在史冊與高華等高雖五尺之童亦能言其忠義何待程史
而後表暴哉湖南毛晉識

程史附錄

相州岳珂亦齋著

海虞毛晉子晉訂

岳鄂武穆王本傳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
 侵其地割而與之賞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
 室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把飛坐甕中衝
 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
 春秋探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
 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曰汝為時
 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
 相州劇賊何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賊境賊
 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

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利以歸康王至相
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
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
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
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
敗遣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
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亦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
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卽
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
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
汪伯彥輩不能承望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
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

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
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
在先定謀繼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
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
苟馮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
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
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
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
侯兆川身被十餘鎗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
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
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於太行山擒金將拓跋邪烏居數日復
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

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慮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於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以歸授真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

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命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臯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於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

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飛邀擊於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感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來機漸進使山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整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二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帥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卽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姓伺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於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

二百墩金兵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牛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閉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

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强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

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厲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

彭友悉眾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曰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土貲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臯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

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諭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厓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憂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

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剿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字董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字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

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非道欲復遣子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間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瓊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

言岳入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女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帥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

處道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鼻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

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賜復飛扶櫬還廬山洵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覘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詰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

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郟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曾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冑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善進拜大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鬪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

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潛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遂不以德瓊兵緣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會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擾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俊艱浚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

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邪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尙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鬪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邪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

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邪諜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帥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庶其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其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

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會遣士儻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臺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鄆潁昌陳曹蔡諸郡又合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

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

堦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董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小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遺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

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
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
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忤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
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
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檣欲畫淮之北棄
之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
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檣知飛志銳不可回乃
先詔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
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
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
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瞧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
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

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乘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
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
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
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旣歸所得州
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
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兵破敵兀朮韓常與
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
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俟時飛方
苦寒噉刀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
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圖遠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
大喜賜札口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帥至廬
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

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凡克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潛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旣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叅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旣至授樞密副使位叅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卽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

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憲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而謾其主邪凡克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方侯高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嘗至舒蘄而不進北與俊

按兵淮上又欲乘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還兩鎮節
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
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
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
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
方侯高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害與憲書令措
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
章所指淮西事爲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
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
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
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
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

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
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
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飛曰飛子雲與張
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
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
母有痼疾藥餌必親嘗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
玠素服飛願與交驩節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
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
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
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
課將士注坡跳濠皆重鎧習之子雲常習注坡馬躡怒而鞭之

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
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弱爲調藥諸將
遠戍遺妻問勞其家死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
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
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
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關一
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
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
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
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
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
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

賢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
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
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
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
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
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
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人飛征
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
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
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

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
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
沾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穎昌大戰無慮十
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
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
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
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畧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太中大
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東之左藏南
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辯驗彙次凡出
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辯誣集五卷天定錄二
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郎閣門
祇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
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
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
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
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
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嘆
曰我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
哉嗚呼冤哉

武穆著述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
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

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知重本務農使兵無糴食其謀猷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擊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劭謂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在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遠有涓涓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洒宸翰鋪述二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

不爲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尊強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實封一千七百戶臣岳飛謹書

奉詔移僞齊檄

契勘僞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旣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

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脅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犬以吠堯嘗獵帥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旣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

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讐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躐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憇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

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菴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
邀後軍王團練并幙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廟
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堯勝景瀟灑實為可
愛所恨不能欸曲進程過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
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
岳飛題

永州祈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
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
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
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羣豈足為功過此因留於壁紹興二
年七月初七日

律詩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功名直
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敢沙漠羣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
聖金盃席卷盡擒歸

寄浮屠慧海

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
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丁寧寄與東林
老蓮社從今著力修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
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
馬蹀關氏
血旗臬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詞

滿江紅

怒髮衝冠，凭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階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岳珂經進百韻詩

臣一介孱庸，濫襲世祿。每念沉寃未雪，直筆久污。一意

纂修五年勤瘁，上千宸覽。謾簡淵衷，萬死尙寬。九殞莫

報，今因追感先臣。飛事輒賦百韻詩一篇，繕寫躬詣天

庭投進，伏望聖慈特賜睿察，昭白而施行之。干冒天威

臣下情無任惶懼震越屏營之至

永祐 臨御重熙，極泰亨物。窮隄土復地，大孽牙萌。蠢爾戎真

裔，違吾海上。盟腥羶盪九土，氛霧塞三精。於赫中興，主初專九

伯。征赤糾，觀炳炳喜兆。得庚庚四七曆，休運三千協。一誠乾坤

恢闢，闔日月洗明清天。授唯壇筴風興，渭水英維時。臣大父韜

迹聖，塵氓寶匣鳴長劍。雄冠彩曼纓，衣裘供羿射。燈火沂韓檠

聖世方求駿，明神豈舍駢。如從魚鑰守小析，羽林兵嘗虜無車

乘。麾軍不鼓鉦，燕門摧彥政。汜水從閭勅，驛召班龍節。犀軍下

雀桁，王帥俱畜縮。胡騎愈縱橫，馬渡朝迎敵。鍾山夜駐營，狂瀾

身砥柱大厦手支撐虜焰猶繁熾吳都忽震驚東巡傳警蹕右
袒半公卿憤起宜興旅追收建鄴城大江誰飲馬五嶽更刑牲
一蕩西江李重殲固石彭利兵驅虎豹傑觀築鯢鯨玉帳旋平
廣嗣符遂帥荆皇靈期濯濯王事分傍傍沙漠逋豕山林息
聚靈神州宜亟復六郡乃先爭柴犬徒馮壘苗民敢抗衡銳師
掀狡窟高堞覆堅棚鼎澧兵方進湖湘寇軻平幾年兇禍結八
日駿功成叛將因資用降人豈畏阡開疆下商虢結約到磁洛
謀帥難張俊還兵慮鄴瓊但虞遺後患初匪厭紛更沔鄂重歸
鎮齊劉尚據京且羞離楚饌未用渡河罌細柳千屯竈柔桑萬
瓦甕流民俱授畝戰士亦從耕夫澮縈如帶原田畫若枰連雲
登美稼浙玉飯香秬芻輓從今省兵儲亦頓羸吏貪無鼠碩民
伏異魴頰姑定鴻溝約交馳絕域仵鄰歡新玉帛宴衍樂簧笙

未幾邊搖草惡知野食萃禮容方濟濟革乘忽軒駟睿斷昭雄
赴天威震隱欲六師紛霧集四校盛雷轟戎駕爰方啓神鋒莫
敢櫻童髻欣再見父老喜前迎義氣通諸夏謳聲沸八紘官兵
颺隼鷲胡穴泣鼯猩跬步臨京闕朝衣詣寤楹晉軍傳鶴唳楚
幟聽烏鳴機會乘今日雌雄決此行幸成十載績歸捧萬年觥
何事東來詔遄追北指旌撫膺皆壯士牽袂有啼嬰巖岌登樞
極雍容儼佩珩身雖處廊廟志則在幽并豈意中原略深違時
相情和戎徒効敬投几不聞榮正爾先鞭著居然謗篋盈兇威
搖吏櫝風旨動臺枰臆饑吞噬鷹羹樂使令衆鬣常忌冠同
浴不譏程遠慮爲微福先驅謂緩程一言鳴仗馬千丈下喬鷺
盍攷謝赦表兼觀賜劄評許無少媿憂國甚於醒彼譖宜投
虎能言不離鸚鳥翮身蚤籠兔健足先烹有客悲周道何人歸

魯初同時惟切齒來者但懲羹長夜何時旦沉陰幾日晴是非
從欠定禍否待終傾先帝資神武深仇愴父兄每懷得頗牧胡
忍棄韓黥哲監何嘗惑孤忠果漸明岳陽還舊號嶺表返諸惇
故壘營新祀畿封闕賜瑩用心傳舜子述事廣文聲甘雨興餘
稿青天豁久盲先臣死不朽聖德浩難名陛下今湯禹王臣昔
散閔令圖天廣大盛烈日鏗鎗心術參堯運規模紹漢宏遺形
高閣繪良股盛朝賡故將幸非遠微臣矧敢輕傳譎稽史謬敗
俗訂言諄日繫無虛筆雲章有滿籟竹書皆歷歷玉訓尙鏗鏗
願輟清朝暇叨承乙夜呈作詩哀寺孟覽奏念緹縈恩錫茅封
寵光昭袞字榮譽懷如曠日忠報畢餘生夏竦忠貞堂八蘇官
岳天岳坤籲天辯誣通敘四對忠貞堂忠貞堂忠貞堂忠貞堂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散於事情

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
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
昔日之辱未必不爲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之
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平宣政之間已著功于河朔高宗皇帝
受密詔開霸府而先臣首被識擢蓋自是而歷官孤卿專制閩
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勳名
旣高讒慝橫出而先臣之跡始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
天下之士莫敢一撓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不
願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辯其非辜而罷士儻以百口保
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爲問而奪之
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闈而坐極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
方俟高則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

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傅選之流亦以阿附而前沐累遷之寵矣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彘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後不敢爲也蓋非特搢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目擊冤抑之莫伸者之爲也而異時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忍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僂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匭函暮拘天誅風日之下凌虐可知訖不能遺寸草之命僂及其身爲世大恥而先臣旣歿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譏佞悉殄而宏圖之言適合聖意宏圖蓋未敢逆爲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心蓋如何哉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之孝宗

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旣復其官爵又錫之冢地疏以寵命而祿其孫子予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雨露沾漑徧及死生聖恩洋洋復出史牒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四海老耄童穉不謀同辭咸曰此太上之本心而今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而徇國之臣亦非姦邪之所能遏也蓋於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少舒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抑以其理之正而已何以明之汪

澈宣諭荆襄周行舊壘見其萬竈鱗比寂無譟譁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歎曰良將之遺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冤澈遂喻之以當以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聲如雷咸願各効死力至有爲岳公爭氣之語澈慰諭久之而啜泣者猶未止也故先臣復官之旨亦略敘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嚴整雖小犯不賞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也卽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同而不待臣區區之辯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爲冤請敘先臣之所以冤而後它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迨先臣一戰而捷俊則恥之一也觀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曰吾

曹當戮力圖尅復豈可爲退保計邪俊則怒之二也彊虜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於諸將先臣於俊爲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揜於撻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覲於室撻寄聲之間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鄴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摅撫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主上幸以

世忠陞宥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飛摠撫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與耿著獄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歎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旣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減死犯其所深惡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心而詔事於檜檜之憾先臣者視俊爲尤切唱和一辭遂啓大獄况當是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方俟高挾故怨而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西之逗遛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內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

其言至行府與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辯皆可覆也嗚呼冤哉籲天事聞洪皓嘗奏事而論及先臣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自是可堅而查籥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於金人勸上班師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爲信卽皓之所奏而觀之籥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冤而後述所以爲籲天辯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內翦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一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歐虔寇而歸之農盛叛將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秘計成而劉豫廢忠

信著而梁興來兩至淮堧而胡騎遁迹一至朱仙而虜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穎陳數十郡復於河南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姦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勳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爲先臣扼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于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自齟齬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畧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箆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束髮以來朝夕憂惕廣摠旁訪而訂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月日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五條條皆有辯辯必有據庶

幾上附信史下荅先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兇焰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柄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闕略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辯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夫庸俗騰於說按之詔旨而不謬驗之歲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國史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召當制學士綦崇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

明著其罪日星焜耀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崇禮之壻謝伋家取之以滅迹煌煌奎畫尙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算鬱而不彰檜之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天下之所以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無攷也嗚呼此籲天辯誣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可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噤不敢議稔惡而斃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虜方顧和一旦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斷而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面命之頃故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高

宗之所親見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玉音宣諭謂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侍膳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辨先臣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拜郎曹之除或死沐褒贈之典而睿旨曲頒且有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辜蓋可不辯而自明嗚呼聖恩厚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得非以先臣剿虜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不就北面一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虜所惡寘散可也上歛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卽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可闕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蓋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姦邪闢正論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尙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爲

懷姦以深入奮討爲輕敵以恢遠畧爲不量彼己以不事家產爲萌兵志以不結權貴爲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爲不必辯謹敘

浙江按察司址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南有井王之女痛父冤抱銀瓶而死焉者按察使梁公大用亭覆之榜曰孝娥井于時西蜀劉端作之銘曰天柱斃日爲月禍忠烈姦檜孽娥痛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淫憤如鍊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皇明浙江按使王公祠記

前人撰

歲壬午浙江按察使王公良闔宰死於焚實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年也公字天性開封人以刑部侍郎出掌按察事 命使來召公持不可既乃舉火闔室焚焉公

居常課子惟孝惟忠惟武穆諸公是效卒蹈厥言慘烈爲甚蓋百二十載矣西蜀劉瑞董學於浙聞之父老稽郡志知公死事梗槩昭朗白於今按察使梁君材曰按察長貳代不乏賢忠義而烈未有若王公者盍祠之梁君詢察宗曰何如時則副使于君鏊張君淮曰祀之宜昔我

文皇帝有言子寧尙在朕將用之周是修食彼祿盡心焉可矣文皇帝不咎既往有若此者况臺諫昌言於

孝敬之朝乎可以祀矣梁君曰然許君讚丁君沂則又曰猗惟茲舉非直慰公冥漠而已臣子大防表表後世是宗是依孰無是心無是心者非人也

國家其奚賴之梁君曰旨哉公署之東有亭翼翼宿名水監方整完密謹設主祠公華以丹漆榜曰忠節其可乎僉曰善矣

